

今晚沒有雨

〔香港〕梁嘉玲



责任编辑：彭沁阳 高贤均

今夜没有雨

Jinye Meiyou Yu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117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5 $\frac{1}{4}$ 插页3

198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 00,001—20,500

ISBN 7-02-000922-0/I·922 定价 2.10 元



作者于 1989 年 3 月摄于澳门东亚大学

序

做了三十年编辑，阅稿多而写稿少，养成了眼高手低，反而自得其乐。忽然要为《今夜没有雨》写序，真是一件苦差。

听说梁荔玲这部新作颇引起一些震荡，在澳门《大众报》连载，首先是香港出版商接洽出单行本，继有国内电视台改编电视剧。也正好借写序的机会，看看是什么样题材的小说。

不错，仍然是古老的题材，爱情小说。

然而，可宝贵处，整篇充满了新意。

故事的女主角李秀茹是香港精英分子，活力充沛、干劲十足，香港社会女强人的典型。在香港，身边围绕住一群男士，她的仪容令众生颠倒；她的心扉，却不曾为任何一个男人打开。

偶然开放，却是向着遥远的长沙，那边有个俊美能干的男子，令她魂牵梦萦，生长在两个不同社会的男女，于是合谱了缠绵一曲。事真无奈，最后在无可奈何中黯然分手。

随着内地的开放政策，中港各方面的沟通日益增加。当然，像李秀茹这样的香港女强人，会对内地一个小伙子一见钟情，想象中不会多见。然而，事实未必有，情理未必无。读者可以看见，作者是如此苦心、固执而诚恳地向这方面探索。

可喜的是，这探索是初步成功了，起码在市场上有了反应。这反应重要无比，可以鼓励这一类题材进一步发展，开拓中港心灵沟通渠道。在这方面意义来说，《今夜没有雨》是成

功的。

走笔至此，忽然悲从中来，在传统上，中港澳何曾隔绝？三十年代作家像郁达夫所写的《过去》，便是一个南来男人发生在澳门的恋爱故事。中共建政后，中港澳的联系才见减弱，终至于成为两个世界，幸好分久必合，今日得见重拾坠欢，我们中华民族，应该还有些运气。

韩中旋 于香港

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四日

注：韩中旋先生是香港《成报》总编辑。

自序

我完全没有动机把本故事的女主角李秀茹那一份真情写成小说，因为，八十年代的今天，像李秀茹这样已经拥有商场名气界所谓“江湖地位”的人物而有如此的表现，根本是没有说服力的。当小说在澳门《大众报》连载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了个小哄，我十分清楚，这小哄只是“好奇”，是“不相信”，是“岂有此理”，是用“哪有这样的可能”之心态看小说。

他们这样的心态我在享受。

作为一个中国人，不管生活于何时何地，面对自己的同胞都应有“本是同根生”的感情。过去，香港的传播媒介有过一出电视剧，剧中之一是内地偷渡来香港的青年，剧中人所树立“阿灿”的形象是无知、愚昧、好逸恶劳、急功近利……连形象都是丑陋的。于是，香港人很快就把这形象与内地青年连结起来。我个人认为，这无疑是对个人的尊严之一种讽刺。

事实上，这形象在香港人的心目中大部分是肯定了，连内地青年有时也用来自嘲一番。

这几年以来，我一直穿梭于内地与港澳之间，和内地青年有过各方面的接触与认识，他们热爱生活、胸怀大志、满腔对国家的激情。可是，开放政策前后，他们的心态怎样？他们又如何面对自己很个人的“婚姻”和“爱情”？

作为香港的一位标致的小姐、女强人，她对国家的感情怎样？她怎会为香港人所瞧不起的内地青年付出如此真挚的感

情？发生了如此刻骨铭心的一页爱的诗篇！

执笔写这个小说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，也是一种折腾，因为我自己也为此诗篇心醉和心碎。爱情没有“可以”、“对”、“不对”，读者朋友们看过《今夜没有雨》，如果心里是戚然的，又或者是……

就让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规划到“……”这六点 and “？”里吧！我自己是很爱这小说，至于写得“好”或者“一般”，评论我不在乎，只是，我为读者付出的，是一份“真”的创作感情和一份对文学、文艺的诚意！

梁 荔 玲

一 直通火车

她踏脚上了第六号车厢，就记起了买直通车票的时候，旅行社的职员在电话里说：

“因为是第六号车厢，所以要贵一点。”

“好吧，我叫人把支票送来。”手握着电话筒，心里却满是噜苏，本来一百二十五元的票竟然抬高至一百六十元，又不是交易会期间。

但，为了和老板一起回广州处理一些电视广告的业务，无可奈何。

“让我来找座位。”李秀茹挽住行李，登上车厢后走在前边，向两边的座位找号，一边用日文和走在后边的日籍老板说。

他们的座位在车厢的中间。

“这火车可以去中国？”日籍老板一个星期前从东京抵香港，叫青木中村，一个四十来岁、成熟、很有丰采的男人。本来是一个乐团的指挥，现在是日本三大广告公司之一——“松板”制作公司的美术指导。

“这叫直通火车，从九龙直达中国的广州市，中途不用转换和通过海关。”秀茹坐在靠窗的座位，“很方便的，大概需要三个多小时。”

“辛苦你了。”青木中村很有礼貌。

“哪里。”秀茹笑盈盈的，“我应该为公司做好工作。”

“你在公司服务多少日子？”

“三年了。”

“噢，很短的时间。”

“在香港，能够在一间公司工作三年很悠长的了。”

“我们日本，职员是很少流动性的，而且，公司方面也很少很少会解雇职员，但鼓励职员发挥才能。在香港，我们都打算采用这种制度。”

“这是日本公司和美国公司不同的地方。”

“唔，美国公司很现实是吗？”

“不行就要走的啦！”

“就是我们日本公司对职员有保障。”

秀茹面对着这一位陌生的上司完全没有“才第一天正式相处”的感觉，但他们今天早上才开始正式交谈。

“你不必怕我，我们是朋友，好好地合作，为了公司的业务，好吗？”青木中村主动地向秀茹提出。

秀茹给逗得轻松了。话题也逐渐打开。“你是一名音乐家？”她欣赏着青木中村那修长的手指。

“这个……”青木中村知道了，刻意伸出了双手，把十根手指摊开，“玩钢琴的。”

“艺术家的手。”

“噢！”青木中村把手收起来，交在腹间的前边，“从小玩钢琴，十八岁就当乐团的指挥，在日本各地区，去美国、去汉城、去新加坡……表演。五年前，因为这左手——”他竖起了左手的无名指，“它有问题，时常会在情绪紧张的时候痉挛……”他把左手的无名指弯曲示意，“你们是这个意思吗？”

“知道，知道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”

“——”他耸耸肩膀，“没办法。”

“唔，如果不是这样，我就没机会认识你啦！”

二 日 籍 上 司

“我们好好地合作，为公司努力。”

“是。”在日本公司工作，秀茹习惯了特别好礼貌。乘客陆续登上车厢，只消一会，都坐得满满的。

“快要开车了。”秀茹看看腕表，已经是八点零五分。“还有什么需要吗？”

“没有，你对我已经很周到了。”

“是。”

到底是老板和职员，健谈但有点自我的秀茹很重视自己在任何场合的表现，和别人给予的评价。

直通火车开动了，去广州。

直通车的开始，的确拉近了中国大陆和香港人的距离，着实的是节省了逗留在深圳关口的时间。那称为“龙”的世界，旅行或经商、探亲的人们起码要日晒雨淋两三个小时，才可以排队迫入关卡，再接驳火车。尽管近年来，一切手续简化，设备也提高了，如果需要进入中国，大都情愿多花一点钱，购买直通车票。何况，直通车上，还有目前中国火车服务的最高标准，仿佛乘坐直通车，就是身分的象征。

尤其是第六号车厢，外宾大都获得这一卡车厢的优待，大概因为下车的时候和上车的情况一样，最接近关卡、出口，而且，第七号车厢是餐车，外宾至上的原则，自然是有了这样的分别。

车窗外，已是华界。

秀茹在香港出生，满三十岁了，只有去年才第一次因为“春季交易会”到过广州一次，对一切都是陌生和不习惯，今次为了业务会议，她竟然要做向导。

出门之前，跟她住在一起的莎莉关心地问，

“可以吗？有问题给我打电话。”

“放心吧！”秀茹的作风——气定神闲。

穿着整齐、脸上涂了化妆品的女列车员一直都没有停过，介绍香烟、洋酒、糖果、饼干，经过特别包装的水果，车厢内仿如个小卖市场。

播音筒也没有停过，介绍产品，报告餐车供应早餐、午餐的情况。

“吃一点吗？”青木中村征求秀茹的意思。

“是。”如果对方没有吃的意思，不会提出，她只好点头称是。

这餐车算是可以，虽然并不像日本，总算干净。按照外国的卫生条例和设备当然相差还是很远，在中国，算是第一流的了。

“据说，你是公司里一位出色的人才！”青木中村呷着中国啤酒，啖着鸡蛋炒虾仁，和秀茹聊天。

秀茹对于别人的称赞，没有过分的兴奋，“都是份内的事情，就好比学生念书，考试应该有一百分。”她回答得很随意。

“香港近代的女孩子都很出色。”青木中村问，“有兴趣来日本吗？”

“想过，但暂时还没有时间。”

“如果有机会，我来安排一下。”

“只想看樱花。”

“噢！”青木中村本来打算说一下日本的进步，却没料到秀

茹目的只在樱花。

三 充 当 向 导

他们在努力找话题，时间就在话匣子旁边溜了。

他们回到了座位。

良久。

播音筒介绍产品的声音没有了。

车厢里打瞌睡的多了，各式模样的。

香烟、洋酒、糖果、水果、人参茶来了，又去了……三个小时过得很快。

“广州。”青木中村朝着窗外望。

“嗯。”秀茹在喉头里应着。熏过来的虽然是一片乡土气息，可是，那些踩着单车的、那捧住一个饭盅的，那些残旧的货车计程车、公共汽车。民居，那摆设在远处、散落在四周围的摊档，秀茹心里起了疙瘩。如果青木中村用现代的日本来作比较，自己应该作怎么样的解说？

旅客们都纷纷站起来捡点自己的行李。

单身的、年青的，行李轻便的都已从老远的车厢挤到六号车厢的驳口来，这里接近海关进口。

播音筒里播送着告别音乐和谢话。

所有人都很有秩序的离开车厢，却有一大队旅客从远处朝这边跑来。

持外国籍证件的旅客比较快过了海关，青木中村只好站在一旁等秀茹。

走出了检查处，秀茹就充作熟络的向导，走向了那一道长

廊，穿过一堆接车的人群，朝计程车站走去。

广州，是中国对外开放最南的一个大城市，最接近香港，这几年来，特别是几间五星级大酒店建成以后，一切的“进步”都随之而来，尤以“中国大酒店”的商场开始之后，不少进口的货品，本地人只要有外汇，就可享用、拥有，和以前本地人连进白云宾馆都不行，有了很大的改善。

到处都是人车争路。

香港的二三手红色计程车在广州担当了交通的主角，再加上各大酒店、宾馆的专线计程车……很多人，很多汽车，不管是什么年期，什么国家的出品。

“花园酒店”和“中国大酒店”可以说是最现代化的两个外宾接待处，金碧辉煌的、宽敞的大堂在广州算是很有气势的了，置身此间和香港的大酒店没有分别。

接待的人员很有礼貌。

秀茹和青木中村分别进入了各自的房间。“十五分钟之后在二楼的中菜馆见面……噢，不，我先敲你的门，一块走吧！”分别的时候，秀茹一派下属的礼貌和青木中村说了。

时间真宝贵，距离一点钟和对方公司的负责人开会只有二十分钟。

“先洗个澡吧！”秀茹很快收拾好了行李，挂好了衣服。在广告行业工作了好几年，习惯了紧张。在香港长大的她，已经不觉得什么的了。

用了十八分钟的时间，秀茹已经敲青木中村的门了，她习惯守时。

“都安排好了？”青木中村和秀茹朝酒家走去。

“嗯，都安排好了。”秀茹自己很清楚，出门之前，她也和对方的负责人小林再叮嘱了一遍，准时。

远处，她已经看见屏风围住了一角，再往前边走，一间“贵宾房”的门口写着“华孚广告公司”的字样。

他们走了进去。

里面坐了七八个人，秀茹接触过的只有小林。

小林，一个二十五六的小伙子，黑瘦，却满是冲劲的样子，那一份笑容是由衷的，表现出了对客人、工作的热诚。

四 目 标 人 物

“我来给你们介绍。”小林看见秀茹和青木中村进来，就连忙趋前一一为大家介绍。

彼此接过了名片。

秀茹就坐在电视台派来的代表黄如海的身边。

因为日本“松板”广告公司接了一桩必须到中国来的大生意——日本产品“健美乐”是一种天然饮品，它已经和中国签了合约，在上海先建厂，然后推销到中国各省各市，希望成为像“可乐”似的流行饮品。

电视台的广告，马上就要进行了，第一个站是广州。此刻有关的广告设计、美工、营业、推广的人才都集中起来了，除了小林和黄如海两个人是电视台的人员外，其他的都是由广州的“华孚广告公司”承包了。

这一个会议，秀茹最辛苦，她除了必须翻译日文之外，还要用普通话和部分的北方人交谈。秀茹的表现是触目的。

电视广告片从剧本、画面设计、演员、音乐、服装、发式和整个拍摄过程，秀茹都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。只是，在日本拍摄、香港拍摄和在中国就有很大的分别。有关的工作层次，拍

摄的安排，在中国就比较原始和需时了。

一次会议只是开始。

然后是第二次，第三次……

一个星期过去了。

她在洗澡，让花洒的水珠多至不断地冲洒在匀身的肌肤上，洗去这几天积压的疲累。而且，小林说过，今天下午，有一个全广州的记者招待会。

“李小姐，大家的目标人物是你哩，早点来呀！”昨天晚上晚饭的时候，小林特别加上这一句。

“目标人物？”她为之失笑。

十五六岁的时候，她就已经是经常性的目标人物了，学校的什么节目，她都是主角。

长大了，做过了三份工作，都是因为太出色了，不是同事之间的妒意就是部门之间人才的竞争，最后，她只好引退。

在“松板”的香港分公司，只半年时间，已经是制作部的经理，而且有权决策公司的经费运用。

尽管她努力抑压着散发的光芒，让一切都在规限和平静中度过，可是，人们都会在她的举止中寻找她透出来的一份秀气。

偶然，一阵忧郁时刻会从她的眉梢眼角流露。

水珠打在脸上、身上，感受到一刻间的凉快，一份偶尔的悠闲。有时，她真想独个儿躲在远处，那只有流水、风叶耳语的地方吧，她愿意享受寂寞。

可是，这一个招待会实在太热闹了，记者和有关人等七八十个，就在花园酒店的“荔湾亭”。

这里很有特色，黑色的楼顶衬上满挂的绿叶，远处眼前，树影婆娑，小舟搁在凭栏处，置身其间，悠然舒畅。小林依然

是充当“公共关系”，把眼前报界的朋友逐一向青木中村和秀茹介绍。

“真巧，湖南来了位朋友，你们实在是幸会了。”小林把秀茹的视线往另一边指去，“湖南长沙市青辉广告公司的领导小杨，杨志华同志……香港来的，日本松板广告公司香港分公司的制作部经理李秀茹小姐。”

“李小姐，你好！”杨志华伸手和她握着。

秀茹的眼里只感到英气逼人，从身型的均匀，眉宇间的秀拔，眼神和嘴角仿似流露着款款情意，在他的凝神处，秀茹就只感到一阵震荡。

然而，他是那么的随意，潇洒地和每一个人招呼着。

“就坐在这儿吧！”小林有意无意地安排，让他坐在秀茹的旁边。

五 他来自湖南

她恋爱过的，尽管都是失落。而且，在香港追求她的异性朋友多的是，他们都是时髦，被誉为有风度，什么“型”、“款”都搬出来了，就是从来没有发觉，像杨志华的一股英气，粗犷中夹着美男子的魅力。

“没去过湖南？”他讲话的时候很亲切，声音低沉、浑厚，很标准的普通话。

“听过，”秀茹从来不曾有过，在异性身边需要努力压抑那不由自主的激动。“湖南是很远的地方？”

他爽朗一笑，“不，很靠近广东。从广州乘坐火车，十二个小时就可以到达。”

“噢，我对中国地理……念书的时候都是积分不高的。”

“多回来呀！”

“会的。”

“如果你来湖南，我们招待。”杨志华掏出了名片，“先来个电话或电报。”

“谢谢。”秀茹也回送给他一张名片。

偶然，她会不由自主地暗里盯住了杨志华，他的出落处，他的言谈举止，和记者们的熟络交谈。然后，当他回过头来再与秀茹扯一些什么的时候，秀茹，在他的眼神、笑意和举止间迷失了。

“安静点。”她暗里告诉自己，双手放在膝腿上互握着，努力叫自己安静，但，手心尽是汗水。“在香港，男人多着哩，干吗我此刻会六神无主？”她是越来越搞不清了。

经过几分钟的纷乱。

招待会正式开始，小林在介绍青木中村和秀茹来广州的目的。

“为了‘健美乐’的推广，以后可能和大家经常在一起哩！”秀茹开始主持今日的招待会了。

旁边的杨志华很用心地倾听。

“开会”是香港一些事业到一定阶段的人的一种负担，小职员们最感枯燥、乏味，脑袋里魂游四海的时间，但，工作就少不了“开会”。

这一次的会议决定了外景、演员和开拍的时间。

“剧本怎样？”负责制作的一个小伙子提问。

秀茹把手上的文件扬了一下，“我们都搞好了。”

“问题是拍粤语还是普通话的？”小林提出。

“这……”秀茹这一回倒是要问问青木中村了，她转达了